

楚 风 来 袭

万以学



武王墩墓保护发掘工程现场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精英”（第六季）大型征文

趁防新冠疫情形势好转，我们几人约去淮南，看武王墩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。

日是好日，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小满”。节令书上说，物至于此，小得盈满，故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。淮南是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，节令书上所描述的，基本就是淮南风貌。触眼所及，是一片片金黄灿烂和一行的青绿簇新。油菜正在收割，小麦也已成熟。它们被一排排高大喷吐出新叶的杨树，成畦的葡萄、桃树蓬勃的新绿分成块状，构成天明景新，江山寥廓的景象。令人心旷神怡。

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保护挖掘现场搭起的临时钢架大棚。车近现场，我便发现原来的武王墩的“墩”，即高大的封土堆已被削平了。钢棚架下，是已平整好的巨大地平面，下一步将开始地表以下的正式考古发掘。

去年春上，我曾随泽锋同志来过这里。听专家说已确定这武王墩是楚国最高级的墓葬，而且极大可能是楚考烈王的陵墓，并且国家已正式同意对武王墩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时，我仿佛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钞票，感到自己的眼睛都变“红”了。

我想，淮南这下发财了。也许是长期在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，也许是自己本来穷命，俗得不可救药。不论是公是私，碰到花钱的事，从来缩手缩脚，把日子过得平平庸庸。总觉得自已永远囊中羞涩，需要瞪大眼睛去找钱、去挣钱。这武王墩，可是老祖宗给淮南留下的一笔巨额财富。凭“空”就这么掉下来了。这么些年，特别是近年来，国家每一处重大考古发现，都会给当地带来巨大收益。往小里说，是台印钞机，往大里说，是地方经济的一个发动机。最明显的案例，是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去兵马

定不同。毕竟是秦始皇一统天下，成为始皇帝。如今去始皇陵，简单目测一下，那始皇陵规模怕有数十平方公里。而南方的墓葬，无论如何也达不到。气候地理条件也不允许。因秦始皇陵尚未发掘，无法用其作参照物与楚王陵对比，也没这个必要比。

但把楚王陵与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兵马俑比，显然是没“规矩”意识的常识错误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一个与秦王比肩的楚大王的墓葬，当然要比一个兵马俑要厉害得多。它们完全不在一个“格”上。进一步看，如果武王墩是楚考烈王的陵墓，那还不同于一般的楚王墓。一方面楚考烈王并不是亡国之君，因此它的礼遇肯定是楚国最高的，是楚国财富能够支撑的极限，更为要紧的是，考烈王处于楚国盛极而衰的过程中，这意味着他代表了楚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。如果那样，就可以肯定，武王墩是楚文明完全成熟后掉下来的果子。

我对武王墩抱有合理的想像，还有一个佐证支撑，即曾侯乙墓的发掘。

曾侯乙墓考古是邻省湖北近年来取得成果最多、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考古发现之一。精彩纷呈的发掘成果引起社会各界瞩目。曾侯乙墓葬 1978 年发现，先后出土了 15000 件工艺精湛的文物。以至于今，构成了今日湖北省博的主要馆藏。这些文物呈现了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，说明了春秋战国时，中国在工艺制造、文化艺术等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。自然，曾侯乙墓葬及随州博物馆、湖北博物馆，都成了今天游客去湖北的重要“打卡”点。广为人知的青铜编钟就出自曾侯乙墓，揭示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、音乐艺术等方面的极高成就。我曾比较了一下编钟与钢琴，西方的乐器之王。编钟没有敲响之前，钢琴声音充满空间，但当编钟声音响起，遍满世界的便是编钟宏阔而清亮的声音了，钢琴只能凑空将声音发布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代音乐会无视编钟，特别是大型公共文艺演出。是其演奏要求太高，技术太复杂，太奢侈，太豪华，太宏大，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接？还是当代人灵魂孱弱，文化自信不

二

这是不是自己见“钱”眼开，“利”蒙心智了？有可能，但未必。如果真如专家所说，武王墩是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，甚至是考烈王的陵墓，那它的价值一定会超过陕西秦始皇兵马俑许多。

从常识推断，春秋战国时期，秦楚都是大国。楚王向来是和秦王平起平坐的。楚国一度国家实力爆棚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楚还曾与各国争胜，逐鹿中原。《汉书》说，“楚人信巫鬼，重淫祀”，其所有礼乐仪制都源自周礼，在与中原诸国看齐的基础之上，还富有南方特征，拥有独具特色的丧葬制度，表现的更为豪奢，从国家目前已发掘的楚汉墓葬来看，莫不如此。以至于到今天有人说，南人奢，北人俭。而处于西部边陲的秦国，民风质朴，野蛮雄性，战争力、战斗力超强，无庸置疑，但是，至今还没听到秦国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叹的大型墓葬出世呢。

当然，秦始皇陵与一般秦王陵墓背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

曾侯乙编钟(网络资料图)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楚风来袭



湖北省博物馆漆器纹饰细节(网络资料图)

聆 听 淮 南

边家强

古寿州，处处回荡着历史的风铃

在寿州，古城墙巍然，靖淮楼与八公山默然相视。静静流淌的淮河，见证了寿州随光阴前行的足迹。

瞭望口见证硝烟，呐喊声直逼苍天。淝水不仅仅是战场，八公山的丛林是创造奇迹的地方。历史，是刀刻出来的。

静下来，做一名书生。一部奇书，回荡古今。山间小道记录蜿蜒的故事，满山红叶是飞出典籍的文字，黄鹂声声是生动简捷的注脚，一行白鹭省略不去那些不倦的飞翔时光。换个角度，和淮南一起回到八亿年前，和紫金石一起体验地壳运动，或者在山间展痕依稀的步履里，读读气候物语。当然，还有人喜欢在日月星辰的变化里，捕捉哲学的光芒。

在清晨或傍晚，报恩寺的银杏宛若经书，可以让澎湃的心瞬间归于平静。俯下身，门柱最下方被很多人忽略的“石羊”，从大唐一直没离开过，它的眼眸收录了古寿州的文明和风光。

走进狭窄的留犊祠堂，内心满是敬仰。一牛车一君子，清清白白，从河北到寿州，从寿州回河北。

寿州窑，火焰淬厉的文化

面对寿州窑，心却回到了南朝。土壤，本没生命，却能诱发思想，让生命创造超越自然的神话。

一条路，从此开始。寂静荒凉的野外，热火朝天的场面。窑，垒起来。火，烧起来。人群，期盼与忐忑同在。

失败，再失败。思索，再实验。尽管想过放弃，但初心不允许退却。在

不熄的燃烧里，平凡的土壤完成蜕变。粗糙，单调，黯淡，不均匀。起初的每一步都充满瑕疵，每一步又都是新的起点。愈是迷茫，愈能激发探索者探求的欲望。

路，很曲折，却闪着釉光。创造，需要继续开来。尽管岁月在变，朝代在变，追求瓷文化的信念不会变。

窑，是熔炉；瓷，彰显文明和进步。印花，划花，贴花；青灰，青中带绿，釉黄；钵、钵、罐、玩具，工艺品。中原文明在火焰里闪亮，南北方文化的精髓也在熠熠的釉光里。

淮南，淮河浸润的文明

从桐柏山流出，一路向海，淮河的琴弦曲曲婉约，传说故事精彩跌宕。

淮河流经淮南，河水浸润土地，浸润村庄。一方水土，一片橘林，一派生机勃勃的人间烟火。

初夏，麦浪展现生活的景象。金秋，和稻穗一起体验收获。走进舜耕山，与古人说说现代人的五彩淮南。

渡口，像眼睛。商贸云集，船帆高昂。夜晚，星光和灯火相互映衬，南腔北调在此交汇。习习的夜风里，人们推杯换盏，戏说人生体验和社会变迁。

煤，大自然的馈赠。煤，月色下的谷堆，照亮黑夜，照亮生活。淮南，成了心脏，铁路宛若动脉，煤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市乡村。

在岸边村落，花鼓灯燃起人们的东方艺术梦，推剧又将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艺术推上新的境界。

淮南淮河大桥，就像新生的彩虹。一座城市亮了，岁月的列车正呼啸而来。

淮 河 (淮 南) 文 化 漫 谈 (第 三 季) 征 文

浩浩汤汤的千里淮河，时而激流勇进，时而踱步缓行，日夜兼程，一路东向。

遥望那淮水深处、水天一色，若隐若现之中似乎又闪现出一叶扁舟，由远而近；但见一位汉子光背赤脚，踏舟点篙，吆喝着船工号子顺流而下。你瞧这汉子，黑里透红的脸膛，全身的肌肉疙瘩，呈现出一种劲道的力量之美。

不要问汉子哪里来，是从中原腹地来，是从遥远的北方来，抑或是从天上来。汉子每逢水流平缓、景色诱人之处，总是纵身上岸，聚拢人群，切磋稼穡狩猎之技，酿造幸福美满生活。日久天长，淮河两岸相继涌现出众多城池。如今著名的就有河南的信阳，安徽的阜阳、淮南、蚌埠，江苏的淮安等。其中尤以淮河中游的淮南人，最具有淮河汉子的天生禀赋。

坚持真理，心胸宽广的包容精神

人们知道，淮河干流历史悠久、航运发达；行河而上，舵手应知风水识水。什么风向升什么帆，什么水流掌什么舵，何时出发、何处停泊，货载多少、怎样卸货等等，都有规有矩，不可盲从。

这种船与水的辩证关系，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即自由与纪律、放纵与收敛的对立统一。因而，依照事物本身的规律，实事求是，也就成了淮南人立足社会、自我把控的自觉行为。

淮南人向来就具有探索真理、坚持真理，并且富有心胸宽广的包容精神。这与其历史渊源无关系。

淮 河 汉 子

沈颂全

西汉时期，淮南王刘安治理淮南国，就独树一帜、别开生面。他招募八位得道的方士，即八公炼丹制药，虽丹未炼就、药未制成，却意外收获豆腐美食；他招募天下名士编撰《淮南鸿烈》，被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誉为“牢笼天地，博及古今”的绝代奇书。试想，那时的刘安若谨小慎微、小肚鸡肠，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豆腐文化，以及那熠熠生辉的《淮南子》科学巨著。

淮南人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具有心胸宽广的包容精神。这也正应验了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民间谚语。

淮南境内淮河河道，水面宽阔、支流众多，流域面积广大。古代的夏商、西汉、三国时，即有大量先民乘着发达的水系，如淮河汉子一般，不远千里而来，融入淮河一带的民族大家庭。千百年来，淮河就是这样不舍昼夜，接纳、壮大，影响淬炼着人们的思维，形成了淮河人民坚信真理、纯朴大度的文化血脉。

敢于担当，伸张正义的好汉精神

淮南，历史上就是战略要冲之地，正所谓：“中州咽喉，江南屏障”。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，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。八公山上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已浓缩为成语典故，千古流传。

1911年11月，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，淮南革命党人王庆云、张汇福、袁家声等率先发起推翻清政府的寿州起义。起义军很快发展至10000余人；寿州光复后，整编成了“淮上国民军”。王庆云任总司令，张汇福、袁家声则为副总司令。这支队伍汇聚了各路英才。舜耕山南的王龙庭(王庆云)、程华庭、邹华庭等“三庭”人物皆智勇双全，名冠遐迩；山南人民至

今仍在口口相传他们的英勇故事，称王龙庭手使双枪，是一位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的“草上飞”英雄。廖家湾的廖运泽、廖运周、廖运升、廖多瀚、廖海粟、廖子英、廖少需等廖氏家族，更是满门忠烈。这支新型的军队，长期活跃于鲁豫皖地区。他们在推翻清王朝、讨伐军阀割据势力，以及抗日战争中功不可没。人们赞其为“铁血淮上军”。

几乎每至改朝换代之时，淮河流域就成了兵燹之地，民生凋敝。多次多难的淮南人民，为了能够安身立命，健身习武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侠肝义胆光彩耀人！

勇于进取，不甘人后的创业精神

淮南人除却刚正不阿的性格外，也有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、勤劳节俭的淳朴作风，以及不甘人后、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。

千里淮河途经淮南，也许是想歇歇脚，步履迅速放缓；没曾想却导致洪水四溢、庄稼绝收，人们流离失所。为了生计，淮南人只有反复播种，方能有所收获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；忧愁难磨砺人，安乐享受则毁灭人。

特殊的自然环境考验着每一位淮南儿女，他们不敢懈怠，唯有百折不挠积极进取；进而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创业精神。

清朝咸丰年间状元孙家鼐，淮南籍人士；曾为光绪帝师，历任礼部、户部、吏部尚书。在其执政期间励精图治；他废除科举，创办京师大学堂；主张变法自强，倡导实业兴邦。建树颇多。

淮南煤矿的开采，更彰显出淮南人艰苦创业的精神。早在明朝初年，上窑一带的民众即

楚风来袭

四

“别管什么经济，这里是文化”。这是上世纪西方文化地理学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。我则喜欢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另外一段话：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，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。文化不是经济的包装或饰品，经济并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突进。文化与经济，是“既”与“又”的问题，不是“一方面”，“另一方面”或“另外”的问题。

武王墩的封土被削平了，没有了制高点。但站在平地上，任和熙的初夏微风吹过脸颊，仍有独立高台，衣袂飘飘的感觉。武王墩倚背舜耕山，处在条隐隐隆起的岗坡上，岗坡平稳伸向前方，左右坡势缓缓下降，直至护城壕，并不凹陷。整个陵园四至边界清晰。更奇绝的是，市文旅局同志说，武王墩两千多年了，都没有被推翻历代的战火、天灾、建设等等外部因素侵扰。我感叹，这武王墩遗址在遥远的战国，至今不为道路，不为城郭，不为沟池，不为宅地，不为贵势所及，虽然耕犁所及，实际却收到了养护之功。其中玄妙，真不是后世一般堪舆地理书籍所能指示。我建议，将来条件许可，应搭个观景台，让游客在参观游览楚王墓的地下埋藏之后，有个地方能够俯视图的全貌，体会楚汉历史的春风秋月，江淮大地的风生云起，和芸芸众生的耕读渔樵。

古人说，“观其器，诵其言，形容仿佛，以追三代之遗风，如见其人”(吕大临)。洋人说，“历史研究的真正兴趣与最高任务不能只停留于恢复过去的原貌，而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”(伽达默尔)。嘿，也别管许多了，且把眼睛盯紧脚下。

这武王墩里，到底有什么呢？

真的是考烈王吗，还是武王，抑或五个王？真是一个问题。

武王墩的神秘面纱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掀开。这个“探宝”过程，可能正是其最迷人的时光。让我们期待。慢慢挖呀！